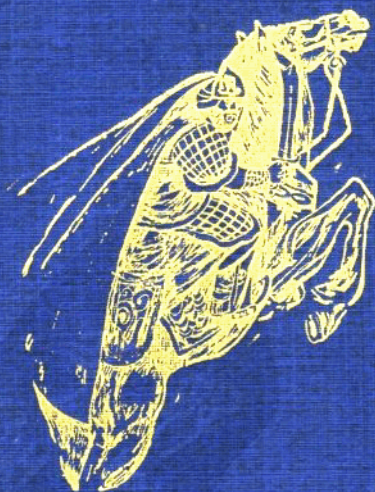


江格尔

汉文全译本 (第一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我国对《江格尔》的搜集出版 及其研究展望(代前言)

浩·巴岱

藏族、蒙古族的《格斯尔》，卫拉特蒙古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是我国英雄史诗的三大高峰。解放以来，对三大史诗的搜集、出版，批驳了中国没有英雄史诗的错误断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前几年《江格尔》已经用托忒蒙古文、回纥蒙古文陆续出版。现在我们计划把《江格尔》的全文用汉文译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目前其第一、二册即将要出版，同广大读者见面，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回顾我国对《江格尔》的搜集出版过程，展望未来的研究，并简要介绍卫拉特人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的《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

卫拉特蒙古文学之冠《江格尔》，是在四卫拉特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并成为他们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食粮世代留传至今。它既是四卫拉特蒙古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又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宝之一。它是四卫拉特人社会历史生活的缩影，对研究游牧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由于过去多种原因，游牧民族的文献很少留存。类似《江格尔》这样的英雄史诗，作为游牧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少的缺欠。每一个研究游牧民族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家、民俗学家等，都应该阅读《江格尔》，并加以研究。这样对各个领域的研究定有好处。

（一）过去新疆地区传播的《江格尔》若干篇章

我们对《江格尔》在古代卫拉特人中间传播的详细情况不十分清楚。据有人讲，在印度北部恒河流域居住的某些蒙古人后裔中也有演唱《江格尔》的。如果属实肯定是大卫拉特公元1502年西迁中亚时带去的。据托忒蒙古文献记载，公元1628年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率领一部分土尔扈特、和硕特人从天山北麓霍博克·赛里地方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据说当时他手下的《江格尔》演唱家叫作托尔·巴依尔，被人们尊称为“达兰·托布齐”。“达兰”汉意为七十，“托布齐”可以理解为篇章。意思是说托尔·巴依尔会演唱《江格尔》很多篇章。这样算来，《江

格尔》在四卫拉特人中传播起码有 400 至 500 年的历史了。

据我们调查了解,《江格尔》一直广泛传播于我国的新疆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地区 24 个县的土尔扈特、额鲁特、扎哈沁、和硕特等卫拉特人聚居地区的一部分察哈尔、乌梁海人之中。

如果说《格斯尔》、《玛纳斯》分别以游记、传记题材构成,那么《江格尔》每一个篇章都是以记事题材构成的。蒙古人将《江格尔》演唱家叫作江格尔齐。据实地调查了解,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霍博克赛尔地区栋古茹·才丹王下江格尔齐·希西之子布日勒会演唱《江格尔》36 章,尔克泰会演唱 20 余章。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据说巴音郭楞地区土尔扈特·汗·满楚克·扎布下有个叫加拉·江格尔齐的会演唱 11 章。据加拉的徒弟李吉之子普日拜口述,加拉的老师曾充任满楚克·扎布汗之父宝音·孟克·汗的江格尔齐。宝音·孟克·汗当时还有过一位著名江格尔齐,他的姓名不清楚。后来的霍博克赛尔·敖尔里古·加甫王下江格尔齐叫胡勒巴尔·巴依尔,据说他会演唱 20 余章。他是霍博克赛尔著名江格尔齐·希西之子布热勒的徒弟。当地土尔扈特王及活佛极为宠爱的还有一位江格尔齐叫夏拉,据说是位著名的江格尔齐,其子那森也会演唱 16 章。霍博克赛尔六苏木广布加·扎萨克下江格尔齐·阿纳之子尼凯是一位多才多能的人,他可演唱 12 章。上面提到的尔克泰之子加甫也是一位江格尔齐,他可演唱 13 章。除了这些著名的江格尔齐

之外,还有喀喇·沙尔·和硕特·扎萨克·贝子下肖尔、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贝子下嘎日木、尼勒克·哈希卜苏木·额鲁特之达瓦·达尔哈和江巴等人,也都是远近闻名的江格尔齐。

由此看来,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新疆地区蒙古王公贵族以及召庙活佛都曾有过他们专职的江格尔齐。这些江格尔齐似乎都是家传的。由于他们的从属关系不同,分别被称为汗、王、公、贝勒、贝子、扎萨克·诺颜以及召庙活佛的江格尔齐等。根据演唱水平和能力,把他们区分为“传统江格尔齐”和“正宗江格尔齐”等。当时,卫拉特人演唱《江格尔》一般分为三种场合:一纯属娱乐,二欢度喜庆,三相互比赛等。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歌颂江格尔及其英雄,提高卫拉特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加强四卫拉特内部团结,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主、自由、平等。据说蒙古僧俗封建主有时除了重用和奖赏各级各类江格尔齐之外,还对一些江格尔齐定期发给薪饷和实物。但是,这些在清代满、汉文文献中均不见记载。看来公元1758年准噶尔汗国被清朝最后平定后,四卫拉特人有关江格尔的一切活动是在对外人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卫拉特人演唱《江格尔》时鸣枪鸣炮赶走魔鬼的仪式也说明了这一点。

至今在新疆地区的江格尔齐还同过去的著名江格尔齐胡勒巴尔·巴依尔、夏拉之子那森、阿乃之子尼凯、尔克泰之子加甫、柴乌格之子恭增、加拉、索乎尔、曹乎尔·宾拜等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徒关系。其中既有跟随学

艺出师者，也有背诵有关抄本自学成才的。例如：朱乃是尔克泰之孙，加甫之子，祖孙三代均为著名江格尔齐。朱乃会演唱 25 章，2.4 万诗行。冉培勒是胡勒巴尔·巴依尔徒弟排尔莱之子，会演唱 16 章，1.5 万诗行。普日拜是加拉的徒弟李吉之子，会演唱 3 章，7530 诗行。哈尔茨嘎是索乎尔之孙，紫岱之子，祖孙三代均为江格尔齐。哈尔茨嘎会演唱 4 章，4600 诗行。普尔乌加甫是曹乎尔·宾拜的徒弟夏拉库文之子，会演唱 3 章，7000 诗行。孟特古尔是巴德玛之子，会演唱 3 章，6500 诗行。除此之外，还有宾拜·塔吾格之子、托·加娃、嘎日布、达日木、盖莱格、包斯浩木吉等人。我们的大型三卷本《江格尔》主要是根据这些人的演唱记录整理的。他们演唱《江格尔》的形式各不相同，有平说和演唱之分。演唱又有伴奏演唱和无伴奏演唱之分，而且每个人的演唱曲调和风格也有区别。这些主要是由于不同师徒承传关系所造成的。结果形成了新疆地区《江格尔》不同艺术流派。

前几年，我们在搜集《江格尔》的过程中先后采访 100 多位江格尔齐。这就是说，在新疆地区蒙古族每千人中几乎就有一位《江格尔》演唱艺人。在这些江格尔齐之中，像朱乃那样最多会演唱 25 章。过去会演唱 5 章以下的不称为江格尔齐，现在就不同了。随着现代广播电视和出版事业的发展，作为民间文学的《江格尔》不再需要江格尔齐传播了。现在我们虽然为全本《江格尔》的出版而欣慰，但也为我们的搜集工作起步稍晚而遗憾不已。如果搜集工作抓的早，收获肯定比现在大。

(二)目前所知道的新疆地区过去收藏的《江格尔》抄本

《江格尔》主要是通过卫拉特民间口传保留下来的。至于清代以前卫拉特人对它是否进行过文字记录、整理、转抄目前不十分清楚。但是,大批调查材料和保存下来的一些文字资料说明,卫拉特人起码从清朝末年就开始这样做了。甚至他们把《江格尔》有些篇章整理成为文字资料,并作为教科书教育子孙后代。这一点,大量的调查材料可以证明。

根据霍博克赛尔·土尔扈特王子侍从凯塔德加甫和巴音包尔所提供的口碑资料:清朝末年在土尔扈特王府文书档案中曾收藏 10 部《江格尔》抄本,每部约有一指厚,包括好几章,共 16 章。现代著名江格尔齐朱乃就是通过别人从中选出 8 章背诵记下来的。这 16 章是根据著名江格尔齐胡勒巴尔·巴依尔和夏拉之子那森等人的演唱,由霍博克赛尔王府掌印笔帖式布岱之子乌力吉图记录造册。对此,朱乃等人可以作证。本世纪 20 年代,图们之子道清曾将 13 章《江格尔》抄本亲自送给嘉米扬喇嘛,这位喇嘛的侄儿布加之子阿拉希一直把它保存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1935 年左右奔拜老人曾在托莱·巴图·扎萨克家亲自读过 12 章《江格尔》抄本。六苏木·扎萨克印务处笔帖式马希巴图曾亲自将《江格尔》32 章装订成册,并从中传抄 3 章赠给他的徒弟。除此之外,还有喀喇沙尔·土尔扈特汗、精河贝勒、喀喇·乌苏·贝子、和硕特·阿勒腾·扎萨克、昭苏·安本、额敏·乌和尔·

达等蒙古王公贵族组织各级文人记录下来的各种抄件。据说当时他们对记录人员还有一定的奖赏。

除了蒙古王公扎萨克及其各级文武官员组织有关人员记录、整理、抄写之外，一般蒙古人民也有这样做的。例如：物斯库之子刚巴曾亲自抄《江格尔》13章，巴图之子柴格莱从中选2章背记。这一点，奔拜老人可以作证。现在江格尔齐塔乌克之子宾拜曾收藏过3章《江格尔》抄本，后来又借别人抄本从中背记6章。达木恰之子嘎答曾亲自记录《江格尔》10余章装订成册，嘎答之子巴图那森1945年为了逃避战乱把它转移到柯尔克孜人家中。1929年土尔扈特汗旗巴依尔曾向和布克·达仁之子巴图那森赠送一部12章《江格尔》抄本，后来这部抄本曾被喀尔喀·托克托·克希格当作扎萨克旗学校的教科书。特克斯县达希曾收藏过12章《江格尔》抄本，现在的江格尔齐李吉就是从中背记了《序诗》和《烈士哈布哈》两章。这两章是在原苏联卡尔梅克人中尚未发现的孤本。尼勒克·哈希十苏木·额鲁特人达瓦·达尔也曾收藏《江格尔》12章抄本，其子巴森哈尔从中背记《夏拉·格日勒·汗》一章。现在江格尔齐朱乃也曾收藏过18章《江格尔》抄本。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在原苏联出版的12章本《江格尔》经过伊犁传入新疆卫拉特人中间。那么，原来在新疆地区传播的《江格尔》各种抄本以及它们同苏联12章本有何关系，目前无法说清楚。十年动乱期间，除了新疆地区大批江格尔齐遭受陷害之外，《江格尔》各种抄本几乎全部被烧毁了。从原来各种抄本中保存下来的只有《烈

性哈拉·萨那拉》和《烈性夏拉·古尔古》两章。因此，可以说“四人帮”对卫拉特蒙古文化的破坏不次于清朝乾隆皇帝。

(三)从新疆地区搜集到的《江格尔》有关篇章及其出版情况

我国新疆地区《江格尔》搜集、整理工作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抢救蒙古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为了搞好这项工作，1978年下半年成立了由党、政领导干部组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搜集、整理《江格尔》工作领导小组。1980年成立了自治区搜集、整理《江格尔》工作组。1980年10月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新疆分会，承担了搜集、整理《江格尔》的具体任务。

从1980年开始，《江格尔》工作组深入天山南北蒙古族聚居的24个县，在四年期间先后举办7次《江格尔》演唱会，采访100多位江格尔齐，录制187盒录音带，其中包括完整、不完整或者各种不同变体的《江格尔》篇章157个片段，约有16万诗行。同时搜集到与《江格尔》史诗有关的其他资料，如：江格尔传略以及社会历史、民俗风情、民间神话故事、祝词赞词、民间歌曲资料和各种民间图案等。对这些资料和图案一一进行排照，录相。举办《江格尔》演唱会的部分地方立起江格尔敖包，作为永久纪念。对某些重要的演唱场面进行了摄像。这些为我们编辑出版比较完全的《江格尔》一书及其有关资料创造了条件。

1950年边垣先生汉译的《江格尔》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公开出版的《江格尔》篇章之一。边垣先生曾于1935年到新疆工作，后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本书是作者1942年根据同狱难友蒙古人满金的讲述编译的。

1958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将原苏联卡尔梅克文13章《江格尔》转写成回纥蒙古文出版。1964年，本书又被新疆人民出版社转写成托忒蒙古文出版。于是这部书在我国蒙古族聚居地区开始普遍传播。1959年，蒙古·齐·达木丁·苏荣将《江格尔》的《序诗》和《阿烈·芒乎莱》两章编入《蒙古文学作品精选100篇》出版。本书在我国蒙古族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色·道尔吉将《江格尔》中的《烈性夏拉·古尔·古》和《烈性哈拉·萨那拉》译成汉文，并附加简介，在《民间文学》1963年第四期发表。但是，在新疆地区搜集整理《江格尔》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开展，十年动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到十年，《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有些篇章用蒙、汉各种文字陆续出版。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托·巴德玛和宝音·贺希格编辑的托忒蒙古文15章本《江格尔》。1982年本书转写成回纥蒙古文，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色·道尔吉汉译的15章本《江格尔》。本书是在原13章本上增加2章而成。与此同时，有些篇章在各种杂志上陆续用蒙古文或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翻译发表。例如：在新疆托忒蒙古文丛书《汗腾格

里》1983年第二辑发表了齐·艾仁才整理编辑的《洪格尔之子洪秀》一章,在新疆《遗产》期刊1983年第二期发表了乔伦夫和朱曼合译的哈萨克文《雄狮洪格尔镇压魔王三兄弟》一章,后来这一章又被土尔干巴依翻译为柯尔克孜文在本刊1990年第三期发表。198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尔查根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本汉译的15章本《江格尔》。

同时,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1982年到1992年十年期间,我们根据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的不同需求,把搜集到的《江格尔》大量资料整理出版了两种大型版本,即普及本和资料本。普及本共三卷,前两卷已用回纥蒙古文、托忒蒙古文出书,计近10万诗行。资料本用托忒蒙古文出版7辑95章,12.3万诗行,计划还要出版7辑。普及本三卷,从1990年起由中央民族出版社黑勒、丁师浩同志汉译,现已开始出版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全国各族学者们的支持是无法完成的。

(四)1989年北京《江格尔》成果展览

我们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工作,将《江格尔》普及本、资料本出版,奉献给了世界文化宝库。这是伟大的蒙古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的骄傲。20世纪80年代末的金秋时节,我们告别故土家乡新疆,驮上华丽的蒙古包,手捧圣洁的哈达和盛满甘甜乳汁的银碗,跨过戈壁大沙漠,翻越千山万水,千里迢迢来到我们伟大祖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下榻在民族文化宫。1989年8

月28日至9月4日,我们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江格尔》成果展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等中央首长亲临剪彩,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开幕式。国家民委、文化部、民政部、新闻出版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翻译局、中国八省区蒙古语文协作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 and 高等院校有关同志、专家、学者和首都群众代表也参加了开幕式。

这次展出的主要有《江格尔》资料本9辑,95章13万诗行;《江格尔》普及本三卷,60章7.5万诗行;回纥蒙古文15章本《江格尔》上下两集;汉文15章本《江格尔》;从我国新疆地区搜集到的《江格尔》各种抄本以及国外出版的《江格尔》不同版本。此外还有在国内外出版的《江格尔》研究论著、《江格尔》录音带、录相、照片;著名江格尔齐介绍及其照片;我国从事《江格尔》研究学者、编辑工作者的简介及其照片,《江格尔》人物画相等。

这次展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得到有关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好评,被称为“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成果”。国家文化部表彰奖励了在《江格尔》搜集、整理、出版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其中有《江格尔》领导小组组长浩·巴岱以及巴塔、索德那木·拉布丹、朱乃、冉培勒等16位同志。1991年1月8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成立时,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传部、自治区《江格尔》领导小组、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又联合奖励了有关21个先进单位和

42个先进个人。与此同时,我国出版的《江格尔》各种版本在国内外蒙古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陆续得奖。例如:15章本《江格尔》和资料本一、二辑,1983年均获得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一等奖;《江格尔》普及本第一卷1987年获得中国少数民族省区优秀文学读物一等奖;第二卷1989年获得八省区优秀图书一等奖。

二、近十年来我国的《江格尔》研究

《江格尔》研究是整个蒙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现在它已成为世界性学问,在俄国、德国、日本、蒙古等不少国家都有专人研究。我国天山北麓是《江格尔》产生的主要地区之一,而且它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那里产生、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并传播到世界不少地区。正如以上所述,《江格尔》在我国新疆地区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从清代到解放前在卫拉特蒙古人民深受民族压迫的情况下,《江格尔》根本不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更谈不上研究了。解放后,主要是到60年代初少数学者对《江格尔》开始介绍,并对个别词句进行解释。然而真正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文化大革命”就暴发了。

(一)我国的《江格尔》研究现在已有了良好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江格尔》搜集、出版工作的广泛开展,研究工作也取得可喜成绩。

近十年来,我国《江格尔》研究的开展与仁钦·道尔吉、托·巴德玛、特·加木措、齐·艾仁才、色·道尔吉、

宝音·贺希格、贺希格·陶格陶乎、胡尔查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他们对我国的《江格尔》研究工作发挥了带头促进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我国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江格尔》研究队伍开始形成了。

史诗是历史的缩影。《江格尔》反映了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内外关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搞不清《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域,各个方面的研究均无从谈起。因此,近十年来,《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域一直成为我国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关于《江格尔》产生的时间问题,我国的文学家们主要根据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提出下列几种看法:产生在卫拉特蒙古形成以前,蒙古民族形成的早期,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七、八世纪;产生于13世纪以前,经过了产生、发展、丰富三个不同阶段,其丰富阶段则在13世纪之后;产生在13世纪以后,约14世纪——17世纪。这些看法几乎相差约两千年。关于《江格尔》产生的地域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看法:产生于“林木中百姓”;产生于卫拉特故土八河流域;产生于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操蒙古语游牧部族;产生于我国新疆地区卫拉特民间等。1986年,在全国第二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上,金峰教授主要从历史学、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对《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1992年,在全国第三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了《试谈〈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域》一文。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史诗中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第二部分为江格尔及其英雄们的历史形象,第三

部分为江格尔的敌对方面和各篇章的产生。他认为,《江格尔》个别篇章产生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原大蒙古国的发祥地敖嫩、土拉、克鲁伦三河流域的乌梁海人之中。在元末明初的战乱期间,守护成吉思汗陵墓的一部分乌梁海人为了逃避明军,向西迁移到原大蒙古国首都哈尔滨附近兀孙地方以及漠北西部五河流域,并以这些地方为基地,于公元1437年建立早期四卫拉特联盟。这时《江格尔》的有些篇章已经定型。它的绝大部分篇章是从公元1502年到公元1637年的中期四卫拉特时期,在阿尔泰山以西天山北麓产生,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从公元1637年到公元1758年晚期四卫拉特的末期,由于准噶尔汗国最后被清朝平定,《江格尔》失去了继续产生、丰富和发展的条件。金峰教授的观点引起与会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

除了《江格尔》产生的时间、地域以外,近十年来有些文章也涉及到它的主题思想、艺术特点、民族特点、地区特点、人物形象和所反映的古代卫拉特风俗民情、宗教、哲学、美学、法律等诸方面。特别是对《江格尔》疑难词句的辨析和解释达到4000多条。这些足以说明,我国不仅在《江格尔》的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在研究方面也有了良好开端。

(二)我国召开的《江格尔》学术讨论会

从1982年到1991年近十年期间,为了促进《江格尔》研究,并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交换意见的讲台,我们前后几次召开全国性、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学术界

引起良好反响。

1982年,最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召开全国《江格尔》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研究《江格尔》历史上的首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内专家学者和著名江格尔齐40余人,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共28篇,其中22篇在会议上宣读。论文内容涉及《江格尔》产生和传播的年代、地域,主题思想,艺术特点,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并对国内外有关出版和研究状况进行介绍。这些论文主要是从文学、哲学、宗教、美学、语言学、民俗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当时专门从历史学、地理学角度研究的文章还没有。这次会议论文,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分会编辑为《〈江格尔〉论文》专集,于1986年、1988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以蒙、汉两种文字出版,揭开了我国《江格尔》研究的序幕。

1988年8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召开我国首届《江格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除了我国40多位专家学者之外,还有原苏联、蒙古、德国、芬兰、匈牙利、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16位专家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50余篇,会上详细介绍了我国搜集、整理、出版《江格尔》的情况,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为党和国家争得了荣誉。

1991年1月8日,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成立。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向大会提交论文26篇。中国《江格尔》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江格尔》研究工作已经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从此,《江格尔》的研究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了。

除了专门召开《江格尔》学术讨论会之外,我国不少相关学科会议也均把它当作讨论的议题之一。例如:1983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史诗学术讨论会,向大会提交论文80余篇,涉及到20余种史诗,其中有关《江格尔》的学术论文44篇,有关《江格尔》的研究文章9篇。1989年8月,全国第二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召开。这次会议收到的58篇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文章有5篇。1992年7月,全国第三届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库尔勒市召开,《江格尔》成为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论文占到十分之一。1985年,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学术讨论会,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文章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88年5月14日,新疆卫拉特研究会在乌鲁木齐市正式成立。该研究会把《江格尔》研究作为主要任务之一。这次会议收到的27篇学术论文中,有关《江格尔》的研究文章有10篇。1990年,该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自此始,把卫拉特历史的研究与卫拉特史诗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近十年来,除了召开全国性、国际性《江格尔》学术讨论会和出版多种论文集之外,在国内有关报刊杂志上,尤其在蒙古文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江格尔》文章也相当多。据初步统计,自1982年到1990年,在全国各地有关蒙、汉文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江格尔》文章已超过250篇,